

厄普代克作品

东镇女巫

John Updike

The Witches of Eastwick

〔美〕约翰·厄普代克 著 黄协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厄普代克作品

东镇女巫

John Updike

The Witches of Eastwick

〔美〕约翰·厄普代克 著 黄协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镇女巫/(美)厄普代克(John Updike)著;黄协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8

(厄普代克作品)

书名原文: The Witches of Eastwick

ISBN 978-7-5327-7507-1

I. ①东… II. ①厄…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1137 号

John Updike

THE WITCHES OF EASTWICK

Copyright © 1984 by John Updik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图字: 09-2009-580 号

东镇女巫

[美] 约翰·厄普代克/著 黄协安/译

策划/冯涛 责任编辑/宋玲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6 字数 217,00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7507-1/I·4580

定价: 6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目 录

第一章 女巫聚会 1

第二章 女巫妖法 110

第三章 罪 193

女巫、寡妇及其他

——代译后记 281

第一章 女巫聚会

“他就是一块大黑石头，冷冰冰。”

——伊索贝尔·高狄^①，1662年

“训诫结束后，他走下讲坛，让他的随从亲吻他的耳朵，大家都说他冷得像冰，他的身体硬得像纱锭，他竟然变成这样，大家都感到很惊讶。”

——艾格尼斯·参孙^②，1590年

“操，”简·斯玛特说。她说话很简洁，很有力，如果有啞擦音，她会发得特别响亮，也习惯拉长，像小孩将一根刚熄灭的火柴头烫在皮肤上似的，“嘶——”，让人听了毛骨悚然。“苏吉说有个人买下了雷诺别墅。”

“什么人？”亚历山德拉·斯波福德问。她被吓了一跳，今天早上一直勉强维持着的平衡，这一下子都被打破了。这消息实在太震撼。

“一个纽约人。”简的语速很急，不过她的尾音很重，如雷贯耳，像是吼叫出来的，这是显著的马萨诸塞的口音。“没老婆没孩子。”

“哦，是吗？”听到简用东北口音说有个同性恋从曼哈顿入侵她们的地盘，来到这个小小、神秘的罗得岛，亚历山德拉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出生

在西部,那里山脉连绵,有白色的,有紫色的,天上飘着白云,地上长着一望无际的风滚草,有些人管这种草叫“流浪草”,终年跟地平线较着劲。

“苏吉自己也不很确定。”简还是像放连珠炮似的,一个字跟着一个字,中间没有一点停顿,不过最后那个“定”字还是掷地有声。“她说他长得很魁梧,手背上毛茸茸的,让她大开眼界。他在佩里房产公司说,他是个发明家,有自己的实验室,所以需要这么大的地方。而且,他还有许多架钢琴。”

亚历山德拉忍不住咯咯地笑出来。在科罗拉多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女生,那笑声几乎没变过,不像是从她喉咙里发出来的,更像是一只落在她肩膀上的不知道什么鸟叫出来的。说实话,她已经开始觉得电话让她的耳朵受不了了,拿着话筒的手臂也早就感到疼痛,这会儿慢慢有些麻木了。“一个大男人能有几架钢琴?”

这个问题似乎让简很不高兴。她说话的声音变得很像黑猫的皮毛摩擦发出来的,听的人俨然可以看到皮毛的光泽。“哦,苏吉是昨天晚上参加马槽管理委员会会议的时候听玛吉·佩里说的。”在东镇的镇中心,历来放着一个蓝色大理石马槽;以前让马喝水的,这个委员会就是管理这个马槽的。东镇有两条主要街道,围绕着纳拉干湾的一个小角,街道走向让小镇看起来像个英文字母L,镇中心正是在两条街道的交汇处,一条街道叫“码头街”,是东镇的商务区,另一条街道叫“橡树路”,镇上的那些老房子和豪宅,都在这条街道上。玛吉·佩里整天浓妆艳抹,风风火火,精明能干,不管做什么,都要予取予夺,像有巫术似的,只不过她的巫术与简、亚历山德拉和苏吉不在同一个档次上,而她的老公哈利·佩里却是个小男人,成天修剪着他们家的连翘树篱,把树篱剪得光秃秃的。他们在树上和篱笆上挂了许多“房屋待售”广告布条,这些布条都是淡黄色的,让人痒得慌,随风来回飘荡,暗示着人们随着经济和时尚的起起落落从镇上进进出出。几十年来,东镇一直很

① 一名苏格兰女子,1662年因施行巫术而受审。

② 苏格兰治病术士,传说中的女巫。

平稳,有些沉闷,当然也有过一些时尚潮流。“协议已经签字了,”简将“签”字拉得很长,用极大的力度将那个字塞进亚历山德拉的耳朵里。

“然后用毛茸茸的手交换的吧,”亚历山德拉若有所思地说。她的脸上毫无表情,就像厨房里那只木柜子的门板一样。说起那扇门板,上面隐约还可以看到一些刮痕和一些斑点,但经常重新刷漆,整得白花花的。她知道,这样的表情通常掩盖着有超大能量的情绪,此时,这种情绪正盘旋着,形成一个可怕的漩涡。她眼前似乎有个水晶球,她从水晶球里似乎可以看到,她会见到这个男人,也会爱上这个男人,但最终不会有什么善果。“他有名字吗?”她问。

“啊呀,我真笨,”简·斯玛特说。真是好笑极了,“斯玛特”这个姓的本意“聪明”,她却说自己笨。“玛吉告诉过苏吉,苏吉也告诉过我,可是,你看,我竟然想不起来,可能是因为这件事太震撼了吧。可能有个‘凡’字,也可能是‘万’,好像还有个‘德’字。”

“好吧。”亚历山德拉敷衍着,她的心思已经飞到了远方,飘去等着那个人入侵她的领地。那肯定是个身材魁梧、肤色黝黑的欧洲人,肯定是被人家剥夺了古老悠久的传承,流放到了这个新世界,一路上遭受各种诅咒……“他想什么时候乔迁?”

“据她说,他说很快就会搬。可能现在已经住进去了吧!”简的声音透露出她有些恐慌。亚历山德拉想象着,电话另一端的那个女人干瘦的脸上,两条又粗又黑的眉毛肯定高高地拱了起来,围成一对半圆,围住她充满幽怨的双眼。在印象中,简的眼珠颜色是很深的,可是,与她面对面的时候,大家又会觉得没有那么深。在三个女巫中,亚历山德拉历来举止大大咧咧,随便人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而在内心,她比较慵懒,比较平静,相比之下,简的脾气就比较急、比较冲,对事情也比较专注,如果有什么事情,她的心眼会缩得像铅笔尖那么细,苏吉·鲁日蒙则喜欢整天在镇中心逛,收集一些小道消息,见人就打哈哈,最不像是个女巫。亚历山德拉想了想,挂断了电话。她们是这个世界的铁三角。如果说这世界上有魔法,那不如说是大自然

的规律，万物都有各自必然的形状，而对于她们而言，世界就是明亮的，有机的，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等边三角形是世界的基本结构。

然后，她又回去接着将她的意大利面酱装到梅森罐子里去。有一只颜色斑驳的锅在炉子上冒着蒸汽，压得炉子上的绕圈架咯吱咯吱地颤抖着。她要把锅里的面酱舀出来，装到一个又一个罐子里去。她的意大利面酱日积月累，至今有了多少罐，真是数不清，这么说吧，即使她和她的子孙遭到诅咒，穿越回到意大利的童话世界里去生活几百年，也肯定用不了那么多面酱。她隐约觉得，她做这么多意大利面酱，是因为她的现任情人是一个意大利裔的管道工，做意大利面酱算是对他献殷勤吧。她做意大利面酱不需要洋葱，只要两瓣大蒜头，切碎后在热油里炒三分钟（必须不多不少，正好三分钟，这是秘诀所在），炒的时候要放许多糖，这样能抵消酸味，还要放一颗胡萝卜抽丝，辣椒要比盐多放一些，当然，真正壮阳的是一勺子捣烂的罗勒草，不过，罗勒草还要掺一些颠茄，这是为了缓释罗勒的壮阳效力，单吃罗勒的话，人的阳气太旺，是要憋死的。这些东西炒好之后要和番茄搅拌。她通常提前几个星期挑好了番茄，放满了每一个窗台，到时候切成碎片，和炒好的东西搅拌在一起，意大利面酱就算做好了。自从两年前的那个夏天，乔·马里诺开始上她的床之后，每一天下午，当阳光从西南方穿过柳枝斜射进来的时候，在房子旁边的菜园里，那些神奇地挂着沉甸甸的果实的番茄，枝条都似乎松软无力，颜色惨淡，就像粗制滥造的绿色纸，有些受不了这么多果实的重压扭曲了，有些甚至被压断了。番茄如此多产，真的有些疯狂，就像小孩大哭大喊着盼望爸爸妈妈可怜或宠爱。在众多植物中，番茄是最有人性味道的，很情绪化，很脆，很容易烂。摸着那些橙色的番茄，亚历山德拉感觉就像摸着情人的睾丸。她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发现，血红的面酱浇到白色的意大利面上，有一些令人伤感的女性生理意义。那些白白胖胖的意大利面条，会转化成她身上的白色脂肪，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一直在努力控制着体重，对于已经三十八岁的她，这件事越来越难，越来越违背自然规律。为了吸引情人，她是否真的必须像从前的圣人一样，像神经病人似的管住自己

的嘴巴？必须符合自然规律身体才会健康，如果有胃口，就必须满足，满足胃口是宇宙的必然规律。可是，她有时会觉得自己太懒，甚至鄙视自己怎么勾搭了这么一个来自极端容忍肥胖身材的民族的情人。

离婚之后几年中，亚历山德拉勾搭了几个情人，他们大多是有妇之夫，曾被各自的女人牢牢掌控，偶尔摆脱了她们的魔掌来到她的身边。她自己的前任丈夫奥斯瓦尔德·斯波福德，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把五颜六色的尘土，装到一个罐子里，拧紧了盖子，放在厨房的架子上。自从他们家从康涅狄格州的诺里奇搬到了东镇之后，她的自我权力欲望就不断膨胀，最终将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奥斯^①对颜色十分在行，他原来在诺里奇的一家灯具工厂工作，诺里奇是一座山城，那里有很多白色老教堂，白色墙面都已经开始脱落。后来，他跳槽到原来的竞争对手那，那家工厂在普罗维登斯的南边，从一头到另一头有半英里远，路上铺的都是煤渣，在这个美国最小的州，这家工厂显得异常地大。他们是七年前搬来的，在这里，她的权力欲望迅速膨胀，像真空中的煤气一样，渐渐将亲爱的奥斯掌握在自己的手掌中，整天乘坐四路车上下班的他，首先变成了一个凡人。如果说他原来身上披着皇家卫士的盔甲，如今在东镇，妻子的母性就像是弥漫的咸空气，将盔甲彻底侵蚀，已从他身上脱落。后来，他既有长期的需求，对于她满足他的需求的方式，他也无条件接受，于是，他日渐显出可怜相，完全落入她的掌握之中。再后来，她内心的宇宙不断扩张，而他却日渐与这个宇宙失去联系，他的活动圈子变成几个儿子的少年棒球联盟俱乐部以及公司的保龄球队。于是，亚历山德拉给他戴上了绿帽子，先是找了一个情人，然后同时和几个情人鬼混，她的老公彻底沦落成了一个玩偶，晚上和她一起躺在来者不拒的大床上，就像是一块从路边捡回家的肉色木头，也像是一条鳄鱼绒布玩具。到了他们最终离婚的时候，她从前的君主或主人变成了一把泥土：她扫了一把彩色土，装到了罐子里，算是对他的纪念。

① 奥斯瓦尔德的昵称。

另两位女巫的夫妻关系也经历过类似的转变。简·斯玛特给前夫山姆·斯玛特做的纪念品，现在就挂在平房的地下室里，和那些干草药在一起，不时地弄一点出来，拌成春药寻求刺激。苏吉·鲁日蒙给老公做的纪念品，和另两个女巫不一样，是一张可以长久保存的塑料餐桌垫布。这是最近才发生的事。亚历山德拉还记得，蒙蒂穿着马德拉斯品牌的夹克和绿色宽松长裤参加鸡尾酒会，高谈阔论那天高尔夫球场的情况，痛骂四个女人打得太慢，他们等了一整天，竟然打不完一场球。他痛恨盛气凌人的女人，包括当官的女人，歇斯底里地反抗战争的女人，当医生的女人，包括美国前总统夫人约翰逊夫人，甚至恨屋及乌，也包括约翰逊夫人的两个女儿。他认为她们都是假女人真男人。在高谈阔论的时候，蒙蒂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很长、很整齐，没有一颗假牙，不过，他脱下衣服的话，大家就会发现，他的双腿很细，浮着蓝色的血管，甚是可怜，和他打高尔夫练成的棕色小臂完全不同，他的小臂甚至比大腿还要粗壮。他的屁股也很可怜，两边都松弛下垂，和中年妇女的奶子差不多。他曾是亚历山德拉最早的情人之一。如今，苏吉给的苦咖啡罐子放在光滑的塑料垫上，平常洒下的咖啡形成一个圈，亚历山德拉心里感到怪怪的，也很奇怪地产生了一丝满足感。

东镇的空气对女人的权力膨胀很有利。亚历山德拉此前没呼吸过这样的空气，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她大约十一岁的时候，她和父母一起坐车路过怀俄明州的一个地方，当时，爸爸妈妈让她下车，到路边的山艾树丛里去排尿，她看着原先干燥的地上“刷”的一下子湿了一片，她想，“没关系的，一会儿就蒸发了。”大自然无比广阔，什么都容纳得下。小时候的这个观察，一直伴随着她，当然，她也一直没有忘记在路边排尿时的情景，这是个甜蜜的记忆，最重要的是，她居然发现了那么重大的自然规律，感觉自己当时真像是个圣人。东镇时刻与大海亲密接触，码头街两边都是时尚商品店，他们大多都有卖香氛蜡烛和彩色玻璃串的窗帘拉索，目标顾客就是夏天来这里度假的游客，街上常有一个推车排档，摆在一家面包房的旁边，还有一家理发店，旁边紧挨着一家眼镜店，再过去是一家平时都挺热闹的报社，还有一家五金

店,这家五金店店面很长,平时都黑乎乎的,店主是个亚美尼亚人。码头街紧临海边,被又咸又苦的海水缠绕着,街道下面的涵洞和柱子,也就是说整条马路的路基,都时常受到海水的拍打和冲刷,当地人从“海湾小超市”拎着橙汁、低脂牛奶、午餐肉、全麦面包和过滤嘴香烟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脸上也都会忽明忽暗地映着海水的蓝光。虽然叫做小超市,但它是当地较大的一家超市,人们每个星期会到这里去采购一次东西,位置算是较靠陆地的,这里曾经是东镇的农田,在十八世纪,拥有大量奴隶和牛羊群的贵族种植园主,会骑着马到这里来消遣,通常会有一个奴隶跑在马的前头,帮主人把一扇扇栏门打开。现在,在商场停车场的沥青地面上方萦绕着铅含量相当高的废气,可是,在记忆中,这里原来种了许多包菜和土豆,周围的空气是十分清新的。土著印第安人发明的农作物玉米也在这周围欣欣向荣了不知道多少代人的时间,但这些玉米地,现在也变成了没有窗户的小工厂,叫这个名字那个名字,基本上都是高科技工厂,它们制造的是很神秘很精密的部件,工人都要戴塑料帽子,防止头皮屑掉落到那些精细得不得了的机电产品上去。

罗得岛州,在美国五十个州中是最小的,但又似乎是美国所有州中空地最多的州,这里除了一些没有规划的工业厂房、已经废弃的农庄和旧豪宅之外,大片的土地都还处于原始状态,稀稀拉拉地建了几条笔直的黑色的马路,沿着海湾随意地长着几片水草,海滩到处都显得相当荒凉,海水就像楔子一样插入这个州的首府的心脏部位。殖民时期著名清教牧师科顿·马瑟称这里是“上帝创造的世界的末尾……是新英格兰的污水排放口”。这个州从来没指望成为独立的国家,自从被清教主流所不容的安妮·哈钦森^①来到这里并老死在这里之后,这里就有了种种传说和故事。这里见得最多的是成对的路标箭头,分别指着两个方向。除了几个散落的穷人聚居点之外,其他很多地方都是大富豪们的游乐场。这里曾经是清教贵格派和唯信仰论

^① 新英格兰宗教领袖,1638年移居罗得岛,帮助设立朴茨茅斯市。1642年又迁至长岛,最后至纽约。死于印第安人之手。

者的避难所，现在已经被天主教徒给占领了，他们在这里建造了辉煌壮观的教堂，和当地简陋的房子相比，这些教堂就像在龌龊海面上航行的大轮船。大萧条时期建的房子的屋顶瓦板上，都深深地镶着一种绿色的金属釉，这是别的地方见不到的。你从外面跨过州界线，不管从普塔基特还是卫斯特利，就会发现一些微妙的变化，相比之下，这边显得杂乱无章，貌似根本不在乎外表，懒得收拾。除了几处用隔板搭成的贫民窟之外，还有一个去年留下来的卖黄瓜的摊位，正是这个摊位，证明了人的欲望的存在，证明了人对自然界的干涉。

现在，亚历山德拉正开车经过这片土地，去偷偷看一眼那座雷诺别墅。她开着南瓜色的斯巴鲁旅行车，顺便还带着她的黑色拉布拉多“科尔”。出门的时候，她把刚消过毒的几罐面酱放在厨房的灶台上，还给她的四个小孩留了一张便条，用史努比形状的磁贴贴在冰箱门上：“牛奶在冰箱里；奥利奥饼干在面包盒里；我一个钟头以后就回来。妈妈。”

罗格·威廉姆斯还在世的时候，雷诺家族连哄带骗，占了土著纳拉干族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成了他们的领地。在雷诺家族历史中，曾经有一位将军参加了美洲原住民与新英格兰英国移民之间的“菲利普国王战争”，并在一次战役中牺牲。这场战役塑造了新英格兰移民的自我认同与团结，为美国国家的形成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一两百年后，这位将军的第四代孙埃默里在1815年的哈特福德会议上发表慷慨陈词，极力主张新英格兰退出联邦。可是，自此之后，这个显赫的家族就开始走下坡路，亚历山德拉来到东镇的时候，雷诺家族就只剩下一个老寡妇了，这个老寡妇名叫阿比吉尔，人们经常听到她在路上被小孩子们用石头扔得哇哇叫，这些小孩在回答当地警察讯问的时候通常会辩护说，他们受不了她邪恶的眼神，向她扔石头也算是自卫。雷诺家族占有的大片土地也被人家瓜分了。到雷诺家族最后一位男人当家的时候，在家族仅有的土地上，也就是在东滩后的盐碱地上，建了这一座砖头宅子，外观风格和新港在镀金时代建成的富丽堂皇的“夏宫”没什么差别，就是规模小很多。尽管在别墅前面建了一条堤道，而且后来还经

常填砂石,但海水涨潮的时候,这条堤道就会被淹没,别墅也就跟陆地隔离了。1920年之后,雷诺别墅曾更换了几任主人,这些主人没有好好爱护这座别墅,让它一点点破落,到现在已经惨不忍睹了。屋顶的瓦板原来漂亮极了,有些是红色的,有些是蓝灰色的,可是,冬天大风一阵阵地将这些瓦板吹落下来,现在一片片地散落在好久没有人整理过的杂草里,像是一块块无字墓碑。雷诺别墅原来有工艺水平极高的铜质排水沟和挡水板,现在已经生了厚厚的绿色的锈,估计已经都锈透了。别墅的屋顶是八角形的,原来可以瞭望到四面八方,现在已经朝西面明显倾斜。别墅的烟囱相当庞大,像是一捆风琴管,也像是肌肉发达的喉咙,目前,石灰墙面已经完全脱落,甚至砖块也不断在掉落下来。尽管如此,从远处看,雷诺别墅的轮廓还是那么令人震撼,亚历山德拉心想。她把车停在海滩公路的路肩上,隔着差不多四百米的湿地看到雷诺别墅,就感到相当震撼。

这时已经进入九月份,在这个季节,海水就在这个时间满潮的。就在今天下午,从亚历山德拉到雷诺别墅之间的湿地,就是一片天蓝色的海水,水面上只露出几根干枯变黄的水草。要等到雷诺别墅前的堤道露出地面,汽车能够通行,还要过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已经过了四点,周围十分安静,天空阴沉得很,像是用一块布把太阳遮了起来似的。在别墅大门前,沿着那条堤道的两边,曾经种了两排榆树,但是这些榆树后来都得了荷兰榆树病,原来枝繁叶茂的设想完全落空,现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像是包着裹尸布的人,也像是罗丹的巴尔扎克,没有双手,只有躯干。别墅的正面十分对称,令人肃然起敬,但是那么多的窗户,都显得小了些,尤其是三楼的那一排,就在屋檐下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这一层是给仆人住的。亚历山德拉几年前曾经到雷诺别墅里去,当时她还在尽力做贤妻良母,她跟老公奥斯瓦尔德一起去参加在别墅里举行的慈善音乐会。至于当时的情况,她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她只是还记得每一个房间都有点咸味,有点发霉,几乎没有了生机。屋顶的瓦板颜色本就很暗淡,此时,北方的天空似乎一下子也暗下来,屋顶的轮廓也有些分不清了。哦,不是,天上并没

有乌云，而是从左手边的烟囱升起了薄薄的白烟，聚拢成一团，遮住了北边的一片天。这说明别墅里有人。

肯定是手上毛茸茸的那个人。

那是亚历山德拉未来的情人。

她又想了想，最终认定住在里面的更可能是那个人雇的工人，或帮他看房子的。她一直专注地眺望着那座别墅，眼睛慢慢觉得有些疼，她的五脏六腑也像天空一样变得混沌起来，她觉得自己就是个可怜的旁观者。最近，报纸杂志都在说女人的欲望，说近来两性的天平已经倒向另一边，甚至好人家的姑娘也开始主动追求长相野蛮的摇滚明星、五大三粗胡子拉碴的吉他手，不管这些人是来自利物浦还是孟菲斯的贫民窟，似乎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魅力，黑色的太阳已经将这些曾经温室里的花朵晒成了有自杀倾向的放纵主义者。亚历山德拉联想到了她家里的番茄，番茄表面丰满、光鲜，但里面装的却是有暴力倾向的汁液。她也想到了她的大女儿，她常常一个人待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沉浸在摇滚乐里面，那些乐队的名字也很恶心，有一支叫猴子乐队，还有一支叫甲壳虫乐队^①，这总让她这个妈妈天天睡不着觉，眼睛都肿了。

她赶紧把眼睛闭上，闭得紧紧的，希望把一切都挡在外头。然后，她带着科尔回到车里，又开回到了沙滩那边。

旺季过后，这里人不多，要是人都不在了，在这里遛狗就不用给狗套绳子。可是今天天气还比较热，狭窄的停车场上停满了老轿车和大众厢式货车，都拉着帘子，装饰着迷幻条纹。隔着澡堂和匹萨快餐店，有许多年轻人穿着泳装，拿着收音机，懒洋洋地躺在沙滩上，似乎夏天和青春都永远不会消逝。亚历山德拉在车子后座的地板上放着一段绳子，以备不时之需。她将绳子穿过科尔的项圈的时候，科尔退了一小步，表情狰狞。科尔力气很大，也似乎很急切，拖着她一路走过绵软难走的沙滩。中间她停下了一次，

^① 即披头士乐队。

脱掉她那双米黄色的帆布鞋，而当她在脱鞋的时候，那条狗一直张着嘴巴。她把鞋子扔在一簇杂草后面，这堆杂草正好连着一段木板小道，最近有一次潮涨得很凶猛，将这条木板小道冲刷成了几个小段。那次潮水还冲上来了几个高乐氏漂白水瓶子和几个啤酒罐子，这些东西可能在海水里泡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标签都看不清字了。现在，这些看不清标签的瓶子就横七竖八地散落在沙滩上，看起来挺恐怖的，就像恐怖分子制造的炸弹，他们要在公众场所制造爆炸，引起人们的恐慌，最终中止某个地区的战争。科尔拖着她继续向前走，经过一堆附着甲壳生物的方块石头，当海滩还是富人专属地的时候，还没有成为公共场所而人满为患的时候，这些石头是防洪堤的一部分。这些石头都是花岗石，颜色很淡，上面有些黑点，在最大的一块上面，搁着一个还拴着螺丝的角撑架，可能被丢弃好多年，这个架子锈得不成样子，估计已经和瑞士超存在主义雕塑大师贾科梅蒂^①的作品差不多脆弱了。那些年轻人的收音机播放着比较轻的摇滚乐，她一边走一边听着，忽然觉得自己很沉重，她想，她光着脚丫子，穿着宽松的男式牛仔裤，陈旧的绿色锦缎外套，人家一看肯定就觉得她是个邪恶的巫婆。这些衣服是十七年前她和老公到巴黎度蜜月的时候买的，是阿尔及利亚货。到夏天，亚历山德拉的皮肤会变成橄榄色，像吉卜赛人似的，其实，她有北欧人的血统，她的娘家姓是索伦森，刚要结婚的时候，她妈妈整天跟她唠叨说结婚后马上改姓会遭报应，报应经常落到孩子身上，但是亚历山德拉偏偏不信邪，她迫不及待地接连生了好几个人，玛茜就是在巴黎怀上的，他们在一张铁床上做爱，然后就怀上了。

亚历山德拉的头发就编一条辫子，通常垂在背上，有时候，她会吧辫子盘在头上，像是脊柱的延伸。她的头发不是北欧人的那种金色，而是有些土灰色，现在白头发变得多了，就显得更加暗淡。她的大多数白头发都长在前面，相比之下，她的颈背还是和那些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姑娘们一样细嫩。

① 贾科梅蒂(1901—1966)，瑞士超现实以及存在主义雕塑大师、画家。

她一路走过来看到了那一双双细腿，大多是焦糖色的，长着白色的绒毛，感觉是那么的整齐，像排列过似的。一个姑娘的比基尼泳裤闪着光，整个臀部十分结实，十分光滑，像顺光的鼓面。

科尔继续向前冲，一边喷着鼻息，似乎闻到了什么异样的气息，海边咸得发腻的空气气味中混杂着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动物气味。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在沙里挖了个洞，两个人缠绕着躺在洞里面，那个小伙子嘴都快要伸到姑娘的喉咙里去，在里面叽哩咕噜地不知道说什么，从外面看起来像是在对着麦克风说话。再往前面有三个肌肉男在玩飞盘，大喊大叫，气喘吁吁，他们都留着长头发，跑动的时候长发飘飘，潇洒得很，亚历山德拉故意让她的拉布拉多拖着她从他们三个人中间跑过去，那三个人看到那只黑色的强壮的狗，才停下来，不再那么目中无人地大喊大叫。她走过去后似乎听到他们说了声“巫婆”，也可能是说“吓人”，她没怎么听明白，她想这可能是在海边声音会失真，甚至可能不是他们在说什么，而是海水在拍打沙滩的声音。她接着走向一堵水泥墙，这堵墙已经被海水侵蚀得很厉害，上面装着铁丝网，表明公共沙滩到这里就算到了头，这里还有一些年轻人和追逐青春梦想的人，所以她不能把可怜的科尔放开，尽管它一直在咬着项圈，一直扯着绳子想挣脱，把亚历山德拉的手磨得滚烫。大海安静得很不正常，感觉像被催眠了似的，只有远处喷起来几个泡沫似的浪花，浪花“刷”地一下子也就消失了。在另一边，野豌豆和毛茸茸的野草从沙堆上爬下来，因为这段沙滩比较狭窄，什么东西都看得比较清楚，她可以看到成堆的瓶瓶罐罐、烂木头和聚乙烯泡沫，还可以看到好多避孕套，就像被晒干萎缩了的海蜃尸体。沙滩上几乎随处可以看到粪便，海水冲刷掉了人的脚印，却没有将这些粪便带走。混凝土墙上也被人家喷了一连串的名字。

沙堆有一个地方比较低，亚历山德拉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雷诺别墅，不过只是看到一个角，而且由于距离很远，只能看得模模糊糊的，看得比较清楚的是两只烟囱，分别竖立在八角顶的两边，像一只秃鹰弓着背张着两只翅膀。亚历山德拉感到很烦躁。她的五脏六腑像在翻滚，也像被灼伤了似的，

刚才那些人说她是“巫婆”，那是对她的侮辱，他们想用这种侮辱人的方式让她不要放开她的狗，社会上还有许多人采用这样的方式，让她管好自己的朋友和熟人。她决定叫来一场风暴，把这些人赶走，让这片沙滩干干净净地专属于她和科尔。人内心的气象，和外在的气象总是有很多联系，要叫来一场风暴其实不难，她只要让体内的气流逆转，但更关键的是作为一个女人，她要在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样就拥有神奇的力量。亚历山德拉之所以拥有神奇的力量，就是通过实现自我角色转换获得的，不过那也是在过了中年之后才有的事情。在中年之前，她都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她一直觉得上帝创造了她，是让她给男人做伴的，就像著名的《女巫之锤》^①里说的那样，女人是上帝掰下男人的一根肋骨做成的。到了中年之后，她才认识到自己也是上帝的宏伟计划的核心部分，她是妈妈的女儿，她的女儿以后也还会生女儿的。亚历山德拉闭上眼睛，这让她身边的科尔吓得浑身颤抖，嘴里直哼哼。她尽情发挥她的想象力，她想起了人类的老祖宗，想到了类人猿，想到了蜥蜴等低级动物，想到了藻类原生生物，想到了地球上的第一个DNA螺旋结构。她的大脑中浮现了人类的完整进化历程，在此期间，人的形态不断演化，有了脉搏，有了血液，能适应寒冷气候，能承受紫外线，习惯了日渐膨胀但日渐虚弱的太阳。她调动内心最深处所有能量，目的是要让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云，让白云变成乌云，让乌云相互碰撞产生雷电。这时，北方的空中果然传来了隆隆的声音，当然，这时的雷声很微弱，只有科尔听得到。它的耳朵竖了起来，不停地摇动，连接着头皮的耳根也动了起来。她的嘴巴里叽里咕噜喊了一些魔鬼的名字：摩尔塔利亚、穆萨利亚、多法蒂亚、欧尼玛利亚、兹坦瑟伊亚、戈尔德法伊拉和德都尔瑟伊拉。无形之中，亚历山德拉似乎变得极其高大，她动用巨大的母性力量，掌控了九月平静的世界里的所有轱辘，她的眼睛一张开，就像司令官一样，能让所有轱辘

① 天主教修士兼宗教裁判官的克拉马与司布伦格在1486年所写的有关女巫的条约的书，第一版于1487年在德国出版。